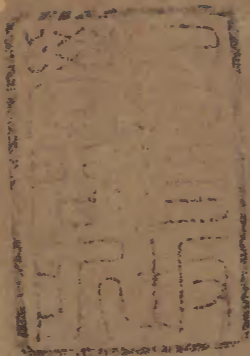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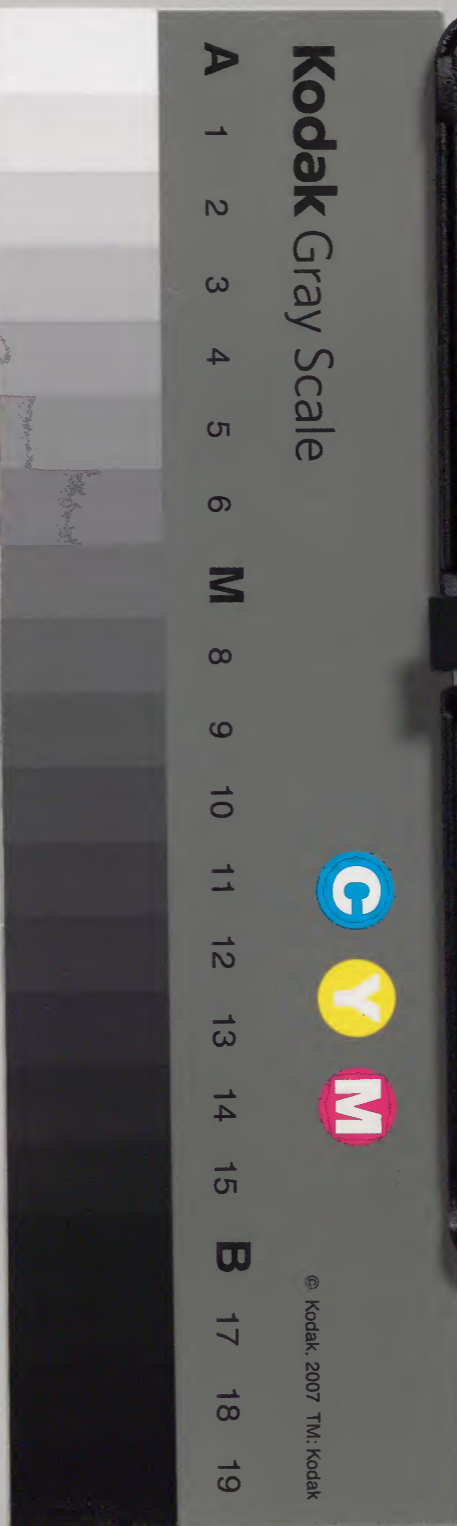
南齊書

傳九之十八



庫文閣内			
天の函	二二四六		漢書
二四八	八六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46	
冊數		8	( 3 )
函號	280	3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九

淺

南齊書二十八

臣蕭子顯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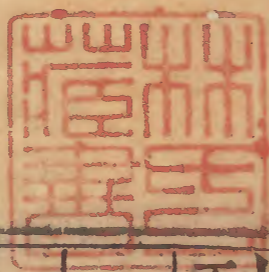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垣榮祖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  
祖譔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  
氣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



廟祠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  
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  
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太祖在淮陰祖思  
聞風自結爲上輔國士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  
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負外正員郎冀  
州中正宋朝初議封太祖爲梁公祖思啓太祖  
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  
命從之轉爲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建元  
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初即位祖思啓

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  
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  
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  
莫先道敎不得以夷禍革慮儉泰移業今無負  
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  
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  
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地廣  
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  
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還

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  
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  
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劔慎夫人衣不曳地惜  
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  
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  
衣賜死王景興以浙米見諂宋武節儉過人張  
妃房帷碧綃蚊幃三齊菡席五盞盤桃花米飯  
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  
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

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  
寢殿則素木卑構饕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箸  
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  
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  
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  
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  
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  
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  
齊唯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

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寔宜清置廷尉茂  
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  
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  
使明慎用刑無忝太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  
來治律有家子孫竝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  
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  
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  
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缺  
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

習律令試簡有微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  
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  
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  
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  
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  
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  
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  
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  
堂雜伎不在其數糜糜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

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簋羽戚登歌  
而已如此則宮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  
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  
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  
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  
止爲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  
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  
令甲勲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  
矣丙罪重丁責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

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  
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  
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  
以實廩國富民瞻堯資用天之儲實極懷山之  
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  
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  
闢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  
山池之威禁深抑豪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  
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

必書盡直筆而不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  
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爲體  
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  
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  
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爲難當官  
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旣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  
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  
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  
廢職目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言

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  
之即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  
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  
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  
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  
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  
而自至矣上優詔報答尋遷寧朔將軍冠軍司  
馬領齊郡太守本官如故是冬虜動遷冠軍將  
軍軍主屯淮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軍主如故

仍遷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卒  
上歎曰我方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詔賻錢三萬  
布五十匹祖思宗人文仲初辟州從事泰始初  
爲薛安都平北主簿拔難歸國元徽初從太祖  
於新亭拒桂陽賊著誠効除游擊將軍沈攸之  
事起助豫章王鎮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爲徐州  
刺史建元初封建陽縣子三百戶二年虜攻鍾  
離仲文擊破之又遣軍主崔孝伯等過淮攻拔  
虜荏眉戍殺戍主龍得侯及僞陽平太守郭杜

抵館陶令張德濮陽令王明時虜攻殺馬頭太  
守劉從上曰破荏眉足相補文仲又遣軍主陳  
肅攻虜竹邑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攻  
僞淮陽太守梁惡竝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磊  
魂於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仲文馳啓上敕曰  
北間起義者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  
人若能一時攘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  
政爲百姓所憚除黃門郎領越騎校尉改封隨  
縣嘗獻太祖纏鬚繩一枚上爲納受永明元年



南齊及傳九  
為太子左率累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太守四年卒贈後將軍徐州刺史謚襄子

劉善明平原人鎮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宋世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餽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為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

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為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眾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

將軍青州刺史以乘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  
民病卒仍以善明爲綏遠將軍冀州刺史文秀  
旣降除善明爲屯騎校尉出爲海陵太守郡境  
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櫟雜菓遂獲其利  
還爲後軍將軍直閣五年青州沒虜善明母陷  
北虜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  
帝每見爲之歎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

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  
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  
使虜贖得母還幼主新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  
事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爲輔國將軍西海太  
守行青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  
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泰始初  
虜暴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太祖  
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爲安成王撫軍  
參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

南齊書卷九  
九  
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  
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爲長筭今  
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  
計可立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若  
動反爲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  
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獗遣部  
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納之蒼  
梧廢徵善明爲冠軍將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

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收衆  
聚騎營造舟仗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旣險躁  
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  
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  
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  
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背謝  
晦失理不鬪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表衆  
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旣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  
之鳥耳事平太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

似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散騎常侍  
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  
齊臺建為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  
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  
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宦情既逢  
知己所以勦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  
盈濟濟鄙懷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阼  
以善明勲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曰淮南近畿  
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為我卧治也

代高宗為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  
拜授封新塗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  
曰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  
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  
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  
天照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  
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帟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  
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高岱神祇樂推普  
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胄臨皇曆正位宸

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  
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  
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  
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  
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慙戰如墜淵  
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瞽言芻議伏待斧鉞  
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  
宜存問遠方宜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  
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

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  
蒙原者寡愚謂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  
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  
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  
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  
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  
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  
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  
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

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天  
地大慶宜時擇才辨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  
州險奠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  
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  
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  
之事謂宜且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  
上答曰省所獻雜語竝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  
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忠款旣昭淵誠肅  
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又諫起宣陽門表陳

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廣開賓館以接  
鄰國上又答曰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  
宰節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  
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  
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  
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  
不加剗削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  
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春  
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

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  
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  
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  
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梁秉  
復爲異識所推唯有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  
爲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旣不  
辦有抽劔兩城之用橫槊舉旗之能徒以挈瓶  
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

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  
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  
別人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  
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  
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  
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  
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  
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建  
元二年卒年四十九遺命薄殯贈錢三萬布五

十匹又詔曰善明忠誠夙亮幹力兼宣豫經夷  
嶮勤績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豫  
州刺史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  
八千卷太祖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  
斛善明從弟僧副官至前將軍封豐陽男三百  
戶永明四年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卒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  
治中侃涉獵書傳出身正員將軍補長城令薛  
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安都降虜

侃自拔南歸除積射將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  
委結上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爲冠軍錄事參軍  
是時張永沈攸之敗後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  
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恒恐虜至上  
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  
見疑於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  
經越序德晦河晉力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  
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鷗  
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



淨月澈河明、清輝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  
韞晨征、幹晴潭而悵泗、柰松洲而悼情、蘭涵風  
而瀉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  
越之聲、欬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  
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壟首暉霞、戒旋鷁、躍還  
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  
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  
山、驚颯兮滄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  
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

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  
玄、侃達上此旨、更自勤勵、遂委以府事、深見知待  
元、徽初巴西人李承明作亂、太祖議遣侃、銜使  
慰勞、還除羽林監、加建武將軍、桂陽之難、上復  
以侃爲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  
賦賜諸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出爲綏虜將軍、山  
陽太守、清脩有治理、百姓懷之、進號龍驤將軍、  
除前軍將軍、沈攸之事起、除侃游擊將軍、遷大  
祖驃騎諮議領錄事、除黃門郎、復爲太祖太尉

南齊及信九  
諮議假事上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勅  
大尉記載上征伐之功以功封新建縣侯五百  
戶齊臺建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上  
即位假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  
年五十三上惜之甚至追贈輔國將軍梁南秦  
二州刺史謚質侯弟烈字休文初爲東莞令張  
永鎮軍中兵累至山陽太守寧朔將軍游擊  
將軍袁粲起事大祖先遣烈助防城仍隨諸將  
平石頭封吉陽縣男建元中爲假節督巴州軍

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寧朔將軍如故永明中  
至平西司馬陳留太守卒官

垣榮祖字華先下邳人五兵尚書榮祖從父兄  
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馬及  
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  
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  
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  
中州辟主簿爲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  
襲祖爲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

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襲祖臨死與  
榮祖誓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  
初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  
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  
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  
有在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  
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  
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  
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六蹄馬在近急

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爲安都  
將領假署冠軍將軍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  
家屬南奔朐山虜遣騎追之不及榮祖懼得罪  
乃逃遁淮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上保持之  
及明帝崩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朔  
將軍東海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  
此郡相處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  
羣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除晉  
熙王征虜安成王車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末

太祖欲奔廣陵，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行，輕騎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便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輔國將軍，除游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國將軍、西中郎、司馬、汝陰太守，除冠軍將軍、給事中、驍騎將軍，預佐命勲，封將樂縣子，三百戶。以其祖舊封，封之。出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遷黃門郎。永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尋陽相。南新蔡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田天生，王道期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告之。有司奏免官，削爵，付東冶案驗，無實。見原爲安陸王，平西諮議，帶江陵令，仍遷司馬、河東內史，遷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兗州大中正，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年五十。

七從父閔宋孝建初爲威遠將軍汝南新蔡太守據梁山拒丞相義宣賊以功封西都縣子累遷龍驤將軍司州刺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閔出守盱眙領兵北討薛標樹破之封樂鄉縣男三百戶昇明初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直殿省遷右衛將軍太祖即位以心誠封爵如舊加給事中領驍騎將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六永明五年卒謚定子榮祖從弟歷生亦爲驍騎將軍宋泰始初薛安都反以女壻裴祖隆爲下邳太守歷生時請假還北謀殺祖隆舉城應朝廷事發奔走歷官太子右率性苛暴好行鞭撻與始安王暹元同反伏誅史臣曰太祖作牧淮兗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動三齊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略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與理成合契蓋帷幙之臣也

贊曰淮鎮北州獲在崔劉獻書上議帝念忠謀保奉潛躍皇瑞是鳩垣方帶礪削免虛尤

南齊列傳六

癸丑二月十六日一

林字七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列傳第十

南齊書二十九

臣蕭子顯撰

呂安國 全景文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呂安國廣陵廣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國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為劉劭所稱泰始二年劭征殷琰於壽春安國以建威將軍為劭軍副衆軍

南齊書

三百四十六李方

南齊書卷之十  
擊破琰長史杜叔寶軍於橫塘安國抄斷賊糧道燒其運車多所傷殺琰眾奔退勔遣安國追之先至壽春琰閉門自守安國與輔國將軍垣閔屯據城南於是眾軍繼至安國勲第一封彭澤縣男未拜明年改封鍾武縣加邑為四百戶累至寧朔將軍義陽太守四年又改封湘南縣男虜陷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國為督司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六年義陽立州治仍領義陽太守稍遷右軍將軍假輔師將軍元徽二

年為晉熙王征虜司馬輔師將軍如故轉游擊將軍三年出為持節都督青兗冀三州緣淮南鋒諸軍事輔師將軍兖州刺史明年進號冠軍將軍還為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以安國為湘州刺史征虜將軍如故先是王蘊罷州南中郎將南陽王翹未之鎮蘊寧朔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平西將

軍黃回至郢州遣軍主任侯伯行湘州事又殺  
佩玉侯伯與回同軍袁粲謀石頭事回令侯伯  
水軍乘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安  
國至鎮收侯伯誅之尋進號前將軍太元元年  
進爵增邑六百戶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二年  
虜寇邊上遣安國出司州安集民戶詔曰郢司  
之間流雜繁廣宜竝加區判定其隸屬參詳兩  
州事無專任安國可慙往經理以本官使持節  
總荆郢諸軍北討事屯義陽西關虜未至安國

移屯沔口以俟應接改封湘鄉世祖即位授使  
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  
守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兖兗徐青冀五州諸軍  
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仍爲都督湘州刺史  
四年湘川蠻動安國督州兵討之有疾徵爲光  
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  
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  
官也上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敕安國曰吾恒憂  
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難也明年遷都官尚書



領太子左率六年遷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兗州中正給扶上又敕茹法亮曰吾見呂安國疾狀自不宜勞且脚中既恒惡扶人至吾前於禮望殊成有虧吾難救之其人甚諱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復須扶人依例入幸勿牽勉八年卒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諡肅侯時舊將帥又有吳郡全景文字弘達少有氣力與沈

攸之同載出都到奔牛埭於岸上息有人相之君等皆方伯人行當富貴也景文謂攸之曰富貴或可一人耳今言皆然此殆妄言也景文仍得將領為軍主孝建初為竟陵王驃騎行參軍以功封漢水侯除員外郎積射將軍泰始二年為假節寧朔將軍宛從僕射軍主隨前將軍劉亮討破東賊於晉陵除長水校尉假輔國將軍北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糧運仍隨大祖於葛冢石梁再戰皆有功南賊相持未決敕

兀

景文隸劉亮拒劉胡攻圍力戰身被數十創除  
前軍將軍封孝寧縣侯邑六百戶除寧朔將軍  
游擊將軍假輔師將軍高平太守鎮軍安西二  
府司馬驍騎將軍元徽末出爲南豫州刺史歷  
陽太守輔國將軍如故遷征虜將軍南琅邪濟  
陰二郡太守軍主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以  
不預佐命國除授南琅邪太守常侍將軍如故  
遷光祿大夫征虜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  
太守遷累遷爲給事中光祿大夫永明九年卒

周山圖字季叔義興義鄉人也少貧微備書自  
業有氣幹爲吳郡晉陵防郡隊主宋孝武伐太  
初山圖豫勲賜爵關中侯兗州刺史沈僧榮鎮  
瑕丘與山圖有舊以爲已建武府參軍竟陵王  
誕據廣陵反僧榮遣山圖領二百人詣沈慶之  
受節度事平論勲爲中書舍人戴明寶所抑泰  
始初爲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僕射王彧舉山圖  
將領呼與語甚悅使領百舸爲前驅舉軍主佞  
長生等攻破賊湖白赭圻二城除貞外郎加振

武將軍與平濃湖追賊至西陽還明帝賞之賜苑西宅一區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入迎運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得千餘人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元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請後遂自改出爲錢唐新城戍是時豫州淮西地新沒虜更於歷陽立鎮五年以山圖爲龍驤將軍歷陽令領兵守城初臨海亡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鄞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分布要害官軍不能討明帝遣直後聞人襲說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將黨與出行達海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鄞令耿猷東境大震六年敕山圖將兵東屯浹口廣設購募流爲其副暨罕所殺別帥杜連梅洛生各擁衆自守至明年山圖分兵掩討皆平之豫章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

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  
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  
之山圖至先羸兵偃衆遣幢主龐嗣厚遺鳳要  
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  
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人束手降除寧  
朔將軍漣口戍主山圖遏漣水築西城斷虜騎  
路并以漑田元徽三年遷步兵校尉加建武將  
軍轉督高平下邳淮陽淮西四郡諸軍事寧朔  
將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温冢大獲寶物客竊取

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太  
祖輔政山圖密啓曰沈攸之久有異圖公宜深  
爲之備太祖笑而納之武陵王贊爲郢州太祖  
令山圖領兵衛送世祖與晉熙王燮自郢下以  
山圖爲後防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啓山  
圖爲軍副世祖留據益城衆議以益城城小難  
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  
衆致力川岳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  
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

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授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隣鄉亟同征伐悉其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攸之旣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盆城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還都太祖遣山圖領部曲鎮京城鎮戍諸軍悉受節度遷游擊將軍輔國如故建元元年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出爲假節督兗青冀三州徐州東海朐山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百姓附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其秋虜動上策虜必不出淮陰乃敕山圖曰知卿綏邊撫戎甚有次第應變策略悉以相委恐列醜未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虜果寇朐山爲元玄度廬紹之所破虜於淮陽是時淮北四州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赴敕山圖曰

卿當盡相帥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  
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  
無橫來處閉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  
卿成勲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努力自  
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已爲虜所沒山圖  
拔三百家還淮陰表移東海郡治漣口又於石  
鼈立陽平郡皆見納世祖踐阼遷竟陵王鎮北  
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益城之舊出  
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  
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  
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黃門郎  
領羽林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  
還上謂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  
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參  
問遣醫給藥永明元年卒年六十四詔賜朝服  
一具衣一襲

周盤龍北蘭陵蘭陵人也宋世土斷屬東平郡  
盤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泰始初隨軍討赭圻

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累至龍驤將軍積射將軍封晉安縣子邑四百戶元徽二年桂陽賊起盤龍時爲冗從僕射騎官主領馬軍主隨太祖頓新亭與屯驤校尉黃回出城南與賊對陣尋引還城中合力拒戰事寧除南東莞太守加前軍將軍稍至驍騎將軍昇明元年出爲假節督交廣二州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官預平石頭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懷貳被徵以盤龍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改封沌陽縣太祖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二年虜寇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桓崇祖決水漂漬盤龍率輔國將軍張侃馬步軍於西澤中奮擊殺傷數萬人獲牛馬輜重上聞之喜詔曰醜虜送死敢寇壽春崇祖盤龍正勦義勇乘機電奮水陸斬擊填川蔽野師不淹晨西蕃剋定斯實將率用命之功文武爭伐之力凡厥勲勤宜時銓序可符刻上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

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率改授持節軍主如故  
明年虜寇淮陽圍南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  
甬城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  
問其故賈曰甬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  
使虜不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  
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賈數重上遣領軍  
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敕盤龍曰甬城漣口  
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  
就安民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軍人  
扶淮步下也賈與虜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  
早起手中忽見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盤龍子  
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  
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  
箸馳馬奮稍直奔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  
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  
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  
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攬數萬人虜衆  
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



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元年遷征虜將軍南琅邪太守三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五年轉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講武常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進爵爲侯甬城戍將張蒲與虜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虜二十餘人藏伏笏下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爭賊代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等三十餘人

於門拒戰斬三人賊衆被創赴水而虜軍馬步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虔等領五百人赴救虜衆乃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贈安北將軍兗州刺史子奉叔勇力絕人隨盤龍征討所在爲暴掠世祖使領

軍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檢勒部下不敢  
侵斥為東宮直閣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  
及即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為心膂道剛驍騎  
將軍加冠軍將軍奉叔游擊將軍加輔國將軍  
竝監殿內直衛少日仍遷道剛為黃門郎高宗  
固諫不納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射尤見親  
寵得入後宮尋加領淮陵太守兗州中正道剛  
加南濮陽太守隆昌元年除黃門郎未拜仍出  
為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青州刺  
史時帝謀誅宰輔故出奉叔為外援除道剛中  
軍司馬青冀二州中正本官如故奉叔就帝求  
千戶侯許之高宗輔政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  
三百戶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目高宗說喻  
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高宗慮其  
一出不可復制與蕭湛謀稱敕召奉叔於省內  
殺之勇士數人拳擊久之乃死啓帝云奉叔慢  
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高宗廢帝之日道剛直  
閣省蕭湛先入戶若欲論事兵人隨後奄進以

刀刺之洞曾死因進宮內廢帝奉叔弟世雄永  
元中爲西江督護陳顯達事後世雄殺廣州刺  
史蕭季敞稱季敞同逆送首京師廣州刺史顏  
翻討殺之

王廣之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  
勇力初爲馬隊主宋大明中以功補本縣令殿  
中龍驤強弩將軍驃騎中兵南譙太守泰始初  
除寧朔將軍軍主隸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  
於壽春委將劉從築壘相守臺軍相拒移日琰  
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援從懷  
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回千道連等要擊  
於橫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肉薄攻營自晡至  
日沒大敗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  
之棄壘奔走時合肥城反官軍前後受敵都督  
劉劭召諸軍主會議廣之曰請得將軍所乘馬  
往平之劭以馬與廣之廣之去三日攻剋合肥  
賊仍隨懷珍討淮北時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  
暠北征至三城爲沈文秀所攻廣之將步騎三

千餘人緣海救之俱引退廣之又進軍襲文秀  
 所置長廣太守劉桃根桃根棄城走軍還封安  
 蠻縣子三百戶尋改蒲圻除建威將軍南陽太  
 守不之官除越騎校尉龍驤將軍鍾離太守遷  
 為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平太守又除游擊  
 將軍寧朔如故加給事中冠軍將軍討宋建平  
 先登京口改封寧都縣子五百戶太祖廢蒼梧  
 出廣之為假節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鍾離太  
 守冠軍如故沈攸之事起廣之留京師豫平石  
 頭仍從太祖頓新亭進號征虜將軍太祖誅黃  
 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太祖與廣之  
 書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  
 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為其啓  
 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  
 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  
 元元年進爵為侯食邑千戶轉散騎常侍左軍  
 將軍北虜動明年招假廣之節出淮上廣之家  
 在彭浦啓上求招誘鄉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許

詔

之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  
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剋獲坐免官尋  
除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世祖即位  
遷長沙王鎮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司徒司馬尋  
陽相南新蔡太守安陸王北中郎左軍司馬廣  
陵太守將軍如故出爲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  
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還爲光祿大夫左將軍司  
徒司馬遷右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前將軍世祖  
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

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除游擊將軍不  
拜十一年虜動假廣之節招募隆昌元年遷給  
事中左衛將軍時豫州刺史崔慧景密與虜通  
有異志延興元年以廣之爲持節督豫州郢州  
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預廢鬱林勳增封三百戶高宗誅害諸王  
遣廣之征安陸王于敬於江陽給鼓吹一部事  
平仍改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  
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食邑二千

戶建武二年虜圍司州遣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解圍廣之未至百餘里虜退乃還明年遷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四年卒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諡曰壯公

史臣曰公侯扞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効累朝聲勤克舉竝識時變咸知附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贊曰安國舊將協同遷社同禪九江胡從中夏盤龍殺敵洞開胡馬廣之末年旌旄驟把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the year '十一年'.

癸丑三月十六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十一

南齊書三十

臣蕭子顯撰

薛淵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虎

薛淵河東汾陰人也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本名道淵避太祖偏諱改安都以彭城降虜親族

萬曆十七年

南齊書

三百三十一

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有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備衛帳內，從征伐。元微末，以勲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難起，太祖入朝堂，豫章王疑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左府，分備京邑。素粲據石頭，豫章王疑夜登西門，遙呼淵，淵驚起，率軍赴難。先至石頭，焚門攻戰，事平。明日，衆軍還集杜姓宅，街路皆滿，宮門不開。太祖登南掖門樓，處分衆軍，各還本頓。至令後，城門開，淵方得入，見太祖，且喜且泣。太祖即位，增邑爲二千五百戶。除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驍騎將軍。如故尋爲直閣將軍、冠軍將軍，仍轉太子左率。虜遣僞將薛道標寇壽春，太祖以道標淵之親近，敕齊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標分明來，其兒婦竝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爲不多方悞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令爲淵書與道標，示購之之意。」虜得書，果追道標，遣他將代之。世祖即位，遷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



不得自拔。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購贖梁州刺史崔慧景報淵云：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拔。難淵表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淵母南歸，事竟無實。永明元年，淵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憂迫之深，固辭朝列。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宦。況母出有差，首息時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許，便可斷表，速還章服。淵以贖母，既不得，又表味解職，詔不許。後虜使至上，在淵致與母書，車駕幸安。

樂寺淵從駕乘虜槁，先是勅羌虜槁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四年，出爲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遷右軍司馬，將軍如故。轉大司馬、濟陽太守。將軍如故。七年，爲給事中、右衛將軍，以疾解職歸家，不能乘車去車脚，使人輦之而去。爲有司所糾，見原八年，爲右將軍、大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主劉超之，被捕急，以眠褥雜物十餘種賂淵，自逃。淵匿之軍中，爲有司所奏，詔原十年爲散騎。

常侍將軍如故世祖崩朝廷慮虜南寇假淵節  
軍主本官如故尋加驍騎將軍假節本官如故  
隆昌元年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右  
將軍如故延興元年進號平北將軍未拜卒明  
帝即位方有詔賻錢五萬布五百匹剋日舉哀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祖節宋景平中與富陽  
孫法先謀亂伏法家口徙青州僧靜少有膽力  
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沒虜後將家屬叛還  
淮陰太祖撫畜之常在左右僧靜於都載錦出  
爲歐陽戍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  
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旣醉  
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齋  
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虜圍甬城遣僧靜戰  
盪數捷補帳內軍主隨還京師勲階至積射將  
軍羽林監沈攸之事起太祖入朝堂僧靜爲軍  
主從袁粲據石頭太祖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  
頭時蘇烈據倉城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  
登城西南門烈燭火處分臺軍至射之火乃滅

回登東門其黨輔國將軍孫曇瓘驍勇善戰每  
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  
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  
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衆潰  
僧靜手斬粲於是外軍燒門入初粲大明中與  
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桁開駐車共語惠開  
取鏡自照曰无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  
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僧靜以功除  
前軍將軍寧朔將軍將士戰亡者太祖爲歛祭  
焉昇明二年除游擊將軍沈攸之平論封諸將  
以僧靜爲興平縣侯邑千戶太祖即位增邑千  
二百戶除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除輔國將軍  
改封建昌建元二年遷驍騎將軍加員外常侍  
轉太子左衛率世祖踐阼出爲持節督徐州諸  
軍事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  
種甚得荒情遷給事中太子右率尋加通直常  
侍永明五年隸護軍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  
比陽僧靜與平西司馬韓孟度華山太守康元

隆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虜步  
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  
退還比陽僧靜進圍之天生軍出城外僧靜又  
擊破之天生閉門不復出僧靜力疲乃退除征  
虜將軍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八年巴東王子  
響殺僚佐世祖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  
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  
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忽遣軍西  
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答  
而心善之徙爲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將  
軍如故九年卒詔曰僧靜志懷貞果誠著艱難  
剋殄西墉勲彰運始奄致殞喪惻愴傷懷賻錢  
五萬布百匹諡壯侯僧靜同郡餘姚人陳胤叔  
本名承救避宣帝諱改彊辯果捷便刀楯初爲  
左夾轂隊將秦始皇初隨太祖東討遂歸身隨從  
征伐小心慎事以功見賞封當陽縣子官至太  
子左率啓世祖以鍛箭鑠用鐵多不如鑄作東  
冶令張侯伯以鑄鑠鈍不合用事不行永明三

年卒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爲軍容。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檐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瑒之輩分喜潛。王叔向思奴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瘡，無不立愈。見擢爲世祖冠軍府參軍。除中將軍武騎常侍，出補襄賁令。桂陽事起，康棄縣還都。就太祖會事，平除賁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太祖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曉下拔白刃欲出，仍隨太祖入宮。太祖鎮東府，除康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

蘭陵太守常衛左右太祖誅黃回回時將爲南  
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  
使康將數十人數回罪然後殺之回初與屯騎  
校尉王宜興同石頭之謀太祖隱其事猶以重  
兵付回而配以腹心宜興拳捷善舞刀楯回嘗  
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旣慮宜興反已乃  
先撤其軍將宜興不與回發怒不從處分擅斬  
之諸將因此白太祖以回握彊兵必遂反覆康  
請獨往刺之太祖曰卿等何疑甚彼無能爲也  
及回被召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批  
留回不肯止時人爲之語曰欲併張問桓康除  
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南濮陽太守寧朔如故建  
元元年封吳平縣伯五百戶轉輔國將軍左軍  
將軍游擊將軍太守如故太祖謂康曰卿隨我  
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政欲與卿先共  
滅虜耳虜動遣康行假節尋進冠軍將軍三年  
春於淮陽與虜戰大破之進兵攻陷虜樊諸城  
太祖喜敕康迎淮北義民不剋明年以康爲持

節督青冀二州東徐之東莞琅邪二郡胸山戍  
北徐之東海漣口戍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冠  
軍如故世祖即位轉驍騎將軍復前軍郡其年  
卒詔曰康昔預南勲義兼常懷倍深惻愴凶事  
所須厚加料理年五十七淮南人尹略少伏事  
太祖晚習騎射以便捷見使爲將昇明中爲虎  
賁中郎越騎校尉建元初封平周男三百戶永  
明八年爲游擊將軍討巴東王子響見害贈輔  
國將軍梁州刺史

焦度字文續南安氏人也祖文珪避難至襄陽  
宋元嘉中僑立天水郡略陽縣乃屬焉度以歸  
國補北館客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  
臺度領幢主送之索虜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  
與虜戰於沙溝杜梁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板爲  
已輔國府參軍虜遣清水公拾賁敕文寇清口  
度又領軍救援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具  
裝鎧稍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  
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

伯曰真健物也除西陽王撫軍長兼行參軍補  
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  
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爲前鋒屯赭圻每與  
臺軍戰常自排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  
中爲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江州刺史  
王景文誘降度等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爲已鎮  
南參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  
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  
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閤  
除征虜鎧曹行參軍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  
爲郢州度仍留鎮爲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  
轉度中直兵加寧朔將軍軍主太祖又遣使假  
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  
下都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  
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攻計  
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  
器賊衆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  
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閤將



軍爲人朴澀欲就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  
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建元  
四年乃除淮陵太守本官如故度見朝廷貴戚  
說郢城事宜露如初好飲酒醉輒暴怒上常使  
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尋除游擊將軍永  
明元年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  
史子世榮永明中爲巴東王防閣子響事世榮  
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爲始興中兵參軍

曹虎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宋明帝末爲  
直廂桂陽賊起隨太祖出新亭壘出戰先斬一  
級持還由是識太祖太祖爲領軍虎訴勲補防  
殿隊主直西齋蒼梧廢明日虎欲出外避難遇  
太祖在東中華門問虎何之虎因曰故欲仰覓  
明公耳仍留直衛太祖鎮東府以虎與戴僧靜  
各領白直三百人累至屯騎校尉帶南城令豫  
平石頭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上受禪增邑  
爲四百戶直閣將軍領細仗主尋除寧朔將軍  
東莞太守建元元年冬虎啓乞改封侯官尚書

奏候官戶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二年除游擊將軍本官如故及彭沛義民起遣虎領六千人入渦沈攸之橫吹一部京邑之絕虎啓以自隨義民久不至虎乃攻虜別營破之將士貪取俘執反爲虜所敗死亡二千人世祖即位除貞外常侍遷南中郎司馬加寧朔將軍南新蔡太守永明元年徙爲安成王征虜司馬餘官如故明年江州蠻動敕虎領兵戍尋陽板輔國將軍伐蠻軍主又領尋陽相尋除游擊將軍輔國軍主如故世祖以虎頭名鄙敕改之六年四月荒賊桓天生復引虜出據隔城遣虎督數軍討之虎令輔國將軍朱公思領騎百匹及前行踏伏值賊遊軍因合戰破之遂進至隔城賊黨拒守虎引圍柵絕其走路須臾候騎還報虜援已至尋而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之獲二千餘人明日遂攻隔城拔之斬僞虎威將軍襄城太守帛烏祝復殺二千餘人賊棄平氏城退走十一年遷冠軍將軍驍騎如故明年遷太

子左率轉西陽王冠軍司馬廣陵太守上敕虎  
曰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  
隨郡王子隆代巴東王子譽為荊州備軍容西  
上以虎為輔國將軍鎮西司馬南平內史十一  
年收雍州刺史王奐敕領步騎數百步道取襄  
陽仍除持節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  
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  
將軍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遷督雍  
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冠軍將軍雍  
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右將軍二年進督為監  
進號平北將軍爵為侯增戶三百戶四年虜寇  
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  
急赴救末乃移頓樊城虜主元宏遺虎書曰皇  
帝謝偽雍州刺史神運兆中皇居闡洛化摠元  
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為兩主之隔  
幽顯含嗟人靈壅闕且漢北江邊密邇乾縣故  
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  
闕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沔機勇兩

缺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卿逼宄未果且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脩爾略以俟義臨虎使人答書曰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臯蘭隨水灑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隣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爲脣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氈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即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于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戢亂猾孔熾孤摠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爲憫然永泰元年遷給事中右衛將軍持節隸

都督陳顯達停襄陽伐虜度支尚書崔慧景於  
鄧地大敗虜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衆從羽儀  
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虜去城數里立營頓  
設氈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虎  
遣軍主田安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頗相傷殺東  
昏即位遷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  
遙光反虎領軍屯青溪中橋事寧轉散騎常侍  
右衛將軍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  
數百人晚節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千  
萬伎女食醬菜無重者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  
張武戲帝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見  
殺時年六十餘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安北將軍

徐州刺史

史臣曰解厄鴻門資舞陽之氣納降饗旅仗虎  
侯之力觀茲猛毅藉以風威未必投車挾輶然  
後勝敵故桓康之聲所以震懾江蠡也  
贊曰薛辭親愛歸身淮涇戴類千秋興言帝子  
桓勇焦壯爪牙之士虎守西邊功虧北鄙

劉丑三月廿一日

林多

列傳第十二

南齊書三十一

臣蕭子顯撰

江謐

荀伯玉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祖秉之臨海太守  
宋世清吏父徽尚書都官郎吳令為大初所殺  
謐繫尚方老武平京邑乃得出解褐奉朝請輔  
國行參軍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南豫州  
謐傾身奉之為帝所親待即位以為驃騎參軍

萬曆十七年刊

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謚轉尚書度支郎  
俄遷右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  
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  
服大功左丞孫夔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  
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  
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博  
士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  
日謚又奏夔先不研辨混同謬議准以事例亦  
宜及咎夔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為建平王景素  
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  
道人與謚情款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  
遵裂三衣食之既盡而死為有司所奏徵還明  
帝崩遇赦得免為正員郎右軍將軍太祖領南  
兖州謚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游擊將軍  
性流俗善趨勢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  
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  
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謚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  
官領尚書左丞昇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左丞如

故沈攸之事起議加大祖黃鉞謚所建也事平  
遷吏部郎稍被親待遷太尉諮議領錄事參軍  
齊臺建爲右衛將軍建元元年遷侍中出爲臨  
川王平西長史冠軍將軍長沙內史行湘州留  
事先遣之鎮旣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謚  
爲長史將軍內史知州留事如故封永新縣伯  
四百戶三年爲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  
主帥皆以委謚尋救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  
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堪爲委遇可遷堂吏部謚  
才長刀筆所在事辦太祖崩謚稱疾不入衆頗  
疑其怨不豫顧命也世祖即位謚又不遷官以  
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間曰至  
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  
之出謚爲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  
發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謚前後罪曰謚少懷  
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奔世  
更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咎盈竄  
簡矣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



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  
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  
艱網漏得全首領太祖匡飭天地方知遠圖薄  
其艱洗之瑕許其革音之効加以非分之寵推  
以不次之榮列迹勲良比肩朝德以往昔微勤  
刀筆小用賞廁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  
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部顯行斷盜  
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詖黷舊侶密  
筵閑讌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爲已惠事  
宜貶退者立稱中旨謂貶鬻威權姦自不露欺  
主罔上好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謚  
托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暫入殿參訪  
遺詔覘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  
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  
訕毀皇猷遍蚩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  
列代恒規勲戚出撫前王彝則而謚妄發樞機  
坐構嚙論復敢貶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  
每窮舌杪皆云誥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

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既彰反噬  
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詔  
賜死時年五十二子介建武中爲吳令治亦深  
切民間榜死人髑髏爲謚首棄官而去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  
之給事中伯玉少爲柳元景撫軍板行參軍南  
徐州祭酒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子  
勛舉事伯玉友人孫冲爲將帥伯玉隸其驅使  
封新亭侯事敗伯玉還都賣卜自業建平王景

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  
結事爲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爲明帝所疑  
及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太祖遣數十  
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是虜游騎數百履行界  
上太祖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卜伯玉斷卦  
不成行而明帝詔果復太祖本任由是見親待  
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看宅知家事世  
祖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  
玉不與馳以聞太祖曰卿執之是也轉太祖平

南府晉熙王府參軍太祖爲南兗州伯玉轉爲  
上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除羽林監不拜初  
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  
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  
逐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七年伯玉  
又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翅  
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  
自謂是呪師向上唾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  
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  
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  
時乘之夢今且効矣昇明初仍爲太祖驃騎中  
兵參軍除步兵校尉不拜仍帶濟陽太守中兵  
如故霸業旣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  
軍將軍隨太祖太尉府轉中兵將軍太守如故  
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四百戶轉輔國將軍武  
陵王征虜司馬太守如故徙爲安成王冠軍司  
馬轉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在東宮  
專斷用事頗不如法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

主衣食官穀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於南澗寺捨身齋有元徽紫皮袴褶餘物稱是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錦與崑崙舶營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舫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應啓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啓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口暮將泊豫章王於東府乘飛燕來迎具白上怒之意世祖夜歸上亦停門籥待之二更盡方入宮上明日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上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大祖乃幸宮召諸王以下於玄圃園爲家宴致醉乃還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敕五令不如荀伯

南齊書卷之二十三  
主命世祖深怨伯玉上臨崩指伯玉謂世祖曰  
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爲其作口過汝勿信  
也可令往東宮長侍白澤小却以南兗州處之  
伯玉遭父憂除冠軍將軍南濮陽太守未拜除  
黃門郎本官如故世祖轉爲豫章王太尉諮議  
太守如故俄遷散騎常侍太守如故伯玉憂懼  
無計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扇爲亂加  
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垣崇祖誅伯玉并  
伏法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  
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死時年五十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  
心所奉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  
黨爲論豈或傍啓察江荀之行也雖異術而同  
亡以古道而居今世難乎免矣  
贊曰謚口禍門荀言亟盡時清主異并合同殞

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

王才

列傳第十二

南齊書三十一

列傳第十三

南齊書三十二

臣蕭子顯撰

王琨

張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韜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祖蒼晉衛將軍父懌不羈

萬曆十七年刊

南齊書卷三十一

三百二十六余共

侍婢生現名為崑崙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  
改現名立以為嗣現少謹篤為從伯司徒謚所  
愛宋永初中武帝以其娶桓倫女除郎中駙馬  
都尉奉朝請元嘉初從兄侍中華有權寵以門  
戶衰弱待現如親數相稱薦為尚書儀曹郎州  
治中累至左軍諮議領錄事出為宣城太守司  
徒從事中郎義興太守歷任皆廉約還為北中  
郎長史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孝建初遷  
廷尉卿竟陵王驃騎長史加臨淮太守轉吏部

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現白公卿下至士  
大夫例為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現用二  
人後復遣屬現答不許出為持節都督廣交二  
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州刺  
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  
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現無所取納表  
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  
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現曰臣買宅百三十  
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為廷尉加給事中轉寧

朔將軍長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  
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遷右衛將軍  
度支尚書出爲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  
長史加輔國將軍廣陵太守皆孝武諸子泰始  
元年遷度支尚書尋加光祿大夫初從兄華孫  
長襲華爵爲新建侯嗜酒多讐失琨上表曰臣  
門姪不休從孫長是故右衛將軍華息少資常  
猥猶冀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衛將軍華  
忠肅奉國善及世祀而長負譽承封將傾基緒  
嗣小息佟閑立保退不乖素風如蒙拯立則存  
亡荷榮私祿更構出爲冠軍將軍吳郡太守遷  
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  
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  
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穌議社稷合  
爲一神琨案舊糾駁時穌深被親寵朝廷多琨  
強正明帝臨崩出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  
嘉五郡軍事左軍將軍會稽太守常侍如故坐  
誤竟囚降號冠軍元徽中遷金紫光祿引訓太



僕常侍如故本州中正加特進順帝即位進右  
光祿大夫常侍餘如故順帝遜位現陪位及辭  
廟皆流涕大祖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給親  
信二十人時王儉爲宰相屬現用東海郡迎吏  
現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  
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現性既古慎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  
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  
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尋解王師建元四年太  
祖崩現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  
宮朝士皆謂現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現曰今  
日奔赴皆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餘如  
故年八十四

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祖敞晉度支尚書父  
茂度宋金紫光祿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  
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  
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  
隣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

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  
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  
酣叫寅鏡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郡舉岱上計  
掾不行州辟從事累遷南平王右軍主簿尚書  
水部郎出補東遷令時殷沖爲吳興謂人曰張  
柬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  
當大至隨王誕於會稽起義以岱爲建威將軍  
輔國長史行縣事事平爲司徒左西曹母年八  
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  
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  
也累遷撫軍諮議參軍領山陰令職事閑理巴  
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  
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  
征虜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  
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  
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  
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  
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

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  
入爲黃門郎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  
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  
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多  
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揔刺史之任無謂小屈  
終當大伸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明帝初四方反  
帝以岱堪幹舊才除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  
輔國將軍西豫州刺史尋徙爲冠軍將軍北徐  
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事並不之官泰始末爲  
吳興太守元徽中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軍事  
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徵侍中  
領長水校尉度支尚書領左軍遷吏部尚書王  
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  
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  
劉遐太祖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  
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  
瓌同勲口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  
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

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  
至郡未幾手敕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換但  
揔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  
岱拜竟詔以家爲府陳疾明年遷金紫光祿大  
夫領鄱陽王師世祖即位復以岱爲散騎常侍  
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  
恕著名遣使持節監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  
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未拜卒年七  
十一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  
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贈本官諡貞子

褚炫字彥緒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  
法顯鄱陽太守兄炤字彥宣少秉高節一目眇  
官至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  
淵拜司徒歎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  
名士邪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願之壽炫少清簡  
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允淵謂人曰從弟廉勝  
獨立乃十倍於我也宋義陽王昶爲太常板炫  
補五官累遷太子舍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郎

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  
侍臣曰吾且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  
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  
心未警但得神駕游豫羣情便爲載懽帝意解  
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  
初炫以清尚與劉侯謝朓江敷入殿侍文義號  
爲四友遷黃門郎太祖驃騎長史遷侍中復爲  
長史齊臺建復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  
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還復爲侍  
中領步兵凡三爲侍中出爲竟陵王征北長史  
加輔國將軍尋徙爲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將軍  
如故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  
問不雜交遊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  
賓客罕至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僅  
盡罷江夏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  
病無以市藥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  
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歛  
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曰貞子

何戢字慧景廬江灑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偃  
金紫光祿大夫被遇於宋武選戢尚山陰公主  
拜駙馬都尉解褐祕書郎太子中舍人司徒主  
簿新安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  
就帝求吏部郎褚淵入內侍已淵見拘逼終不  
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請好明帝  
立遷司徒從事中郎從建安王休仁征赭圻板  
轉戢司馬除黃門郎出爲宣威將軍東陽太守  
吏部郎元徽初褚淵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  
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表疏屢上時  
議許之改授司徒左長史太祖爲領軍與戢來  
徃數置歡讌上好水引麤戢令婦女躬自執事  
以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遷安成王車騎長史  
加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行府州事出爲吳郡太  
守以疾歸爲侍中祕書監仍轉中書令太祖相  
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  
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  
淵以戢資重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

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戡相似頃選職方  
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  
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戡則八座便有  
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戡爲吏部尚  
書加驍騎將軍戡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  
人呼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  
極爲奢麗三年出爲左將軍吳興太守上頗好  
畫扇宋孝武賜戡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  
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戡因王晏  
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四年卒時年三十六贈  
散騎常侍撫軍太守如故謚懿子女爲鬱林王  
后又贈侍中光祿大夫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  
儀同三司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  
才粲之延之少而靜默不交人事州辟主簿不  
就舉秀才北中郎法曹行參軍轉署外兵尚書  
外兵部司空主簿竝不就除中軍建平王主簿  
記室仍度司空北中郎二府轉祕書丞西陽王

撫軍諮議州別駕尋陽王冠軍安陸王後軍司馬加振武將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不拜宋明帝爲衛軍延之轉爲長史加宣威將軍司徒建安王休仁征赭圻轉延之爲左長史加寧朔將軍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啓明帝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遷侍中領射聲校尉未拜出爲吳郡太守罷郡還家產無所增益除吏部尚書侍中領右軍並不拜復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出爲後軍將軍吳興太守遷都督浙東五郡會稽太守轉侍中祕書監晉熙王師遷中書令師如故未拜轉右僕射昇明二年轉左僕射宋德旣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二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



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邪在州祿俸以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吏民罕得見者四年遷中書令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轉左僕射光祿中正如故尋領竟陵王師永明二年陳疾解職世祖許之轉特進右光祿大夫王師中正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特進如故謚簡子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克日子倫之見兒子亦然永明中爲侍中世祖幸琅邪城倫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所奏詔倫之親爲陪侍之職而同衆惰慢免官景文等贖論建武中至侍中領前軍將軍都官尚書領游擊將軍卒

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韜少歷清官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劉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

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韜  
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泰始末爲征南江州  
長史桂陽王休範在鎮數出行遊韜性方峙未  
嘗隨從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始興王  
師永明二年卒

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頰耀朝之麗  
服久忘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  
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爲官  
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  
魏國見貶容陋何戢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  
美與夫尸官覲服者何等級哉

贊曰萬石祗慎琨旣爲倫五龍一氏張亦繼荀  
炫清褚族戢遺何姻延之居簡名峻王臣

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四

南齊書三十三

臣蕭子顯撰

王僧虔

張緒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  
弘宋元嘉世為宰輔賓客疑所譁弘曰身家諱  
與蘇子高同父曇首右光祿大夫曇首兄弟集  
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  
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為長者

萬曆十七年刊

南齊書

毛有光二百分

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于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秘書郎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表淑謝莊善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尋遷豫章內史入爲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

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復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爲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叟奏僧虔前莅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三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休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

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  
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侯一門雖謝文通乃  
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  
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救旣  
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  
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乎自  
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飢虎能嚇  
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  
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救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  
子勲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  
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  
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  
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妃檀珪祖姑嬪長沙景  
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  
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  
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至殊絕今通  
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  
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

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虔報書曰征北  
 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  
 曹即代殷亦不見訴為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  
 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  
 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八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  
 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  
 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廿八玄孫夏侯惇魏氏勲佐  
 金德初融亦始就甄珪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  
 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  
 寵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  
 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  
 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  
 代遠而被棄年世踈而見遺檀珪百羅六極造  
 化竿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  
 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  
 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  
 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  
 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

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  
鞭僧虔乃用爲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  
也僧虔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  
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左僕射二年爲尚書令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  
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  
懸鍾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摠  
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二肆克諧女樂以歌  
爲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  
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一首或譏聖世若謂鍾  
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  
奏謹依雅條即義公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  
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  
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  
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鍾  
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譚  
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  
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



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屢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勲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讓不拜改授左光祿大夫侍中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寃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言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東晉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

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事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表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族、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琰、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群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

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  
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  
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  
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  
邪兄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  
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僧  
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  
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薨  
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  
故謚簡穆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  
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工夫少於欣王平南  
廩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  
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  
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  
書如騎驟駸駸恒欲度驂驪前庾征西翼書少  
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  
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  
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

題後答在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  
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竝得名前代無  
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  
呼有意邪情章草亞於右軍祁嘉賓草亞於二  
王緊媚其父桓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  
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  
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  
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  
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  
欣後范暉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  
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  
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  
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  
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在軍亦  
欲亂真矣又著書賦傳於世第九子寂字子玄  
性迅勤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王融敗  
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  
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

譏寂乃止初為祕書郎卒年二十一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

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凡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厨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

萬曆十七年刊

南齊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三百二十 廿科

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  
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  
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  
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  
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  
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  
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  
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  
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勤數倍許  
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  
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  
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  
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  
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  
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  
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  
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凡  
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

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  
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  
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  
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  
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  
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  
事因汝有感故略叙習懷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祖茂度會稽太守父  
演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  
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  
建平王護軍主簿右軍法曹行參軍司空主簿  
撫軍南中郎二府功曹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  
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除巴陵王文  
學太子洗馬北中郎參軍太子中舍人本郡中  
正車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州治中黃門郎宋明  
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  
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表粲言於帝曰  
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

領翊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兼侍  
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罷選曹擬  
舍人王儉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  
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中郎如故緒忘情榮祿  
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時  
袁粲褚淵秉政有人以緒言告粲淵者即出緒  
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遷爲祠部尚書復領  
中正遷太常加散騎常侍尋領始安王師昇明  
二年遷太子太傅長史加征虜將軍齊臺建  
散騎常侍世子詹事建元元年轉中書令常侍  
如故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  
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  
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耳車駕幸莊嚴寺聽僧  
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  
以近之尋加驍騎將軍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  
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啓上  
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  
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爲准則上乃止四年



初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常侍中  
正如故緒旣遷官上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  
時人以此選爲得人比晉朝之用王子敬王季  
琰也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  
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  
一也世祖卽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元  
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明年領南郡王師  
加給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  
如故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  
尊我我以德貴緒也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  
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  
屬選用吳興閩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  
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  
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七年竟陵王子良  
領國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  
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緒  
領國子祭酒光祿師中正如故緒口不言利有  
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

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卒時年六十八遺命作  
蘆葭轎車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  
重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  
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  
大夫謚簡子子克蒼梧世正貞郎險行見寵坐  
廢錮克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  
允兄充永明元年爲武陵王友坐書與尚書令  
王儉辭旨激揚爲御史中丞到擣所奏免官禁  
錮論者以爲有快於儉也案建元初中詔序朝  
臣欲以右僕射擬張岱褚淵謂得此過優若別  
有忠誠特進升引者別是一理仰由裁照詔更  
量說者旣異今兩記焉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  
滿屈已自容方之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  
衿素氣自然標格措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  
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

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燮理三台  
惠曼廉靜自絕風埃遊心交繫物允清才

卷五 三月廿三日於花下見之 林多

南齊書三十四 臣蕭子顯撰 虞玩之 劉休 沈冲 庾杲之 王謀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庫部郎父攷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沈涉書史解褐

列傳第十五

南齊書三十四

臣蕭子顯撰

虞玩之

劉休

沈冲

庾杲之

王謀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庫部郎父攷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沈涉書史解褐

萬曆十七年

南齊書三十四

三百三十二

會稽

東海王行參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  
罪依法錄治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  
晉熙國郎中令尚書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爲  
右丞時太祖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  
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  
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  
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遷  
安成王車騎錄事轉少府太祖鎮東府朝野致  
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託黑斜銳  
莖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  
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  
辦易太祖善之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  
賓客輻湊太祖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  
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遐字景遠好學  
有義行兼與太祖素游褚淵王儉竝見親愛官  
至光祿大夫永元初卒玩之遷驍騎將軍黃門  
郎領本部中正上患民間欺巧及即位敕玩之  
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元二年詔朝

臣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僞  
為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益易年月增損三狀  
質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  
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編戶齊家  
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籍  
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民僞已遠若緩  
之以德則勝殘未易齊諸賢竝深明治體可各  
獻嘉謀以振澆化又臺坊訪募此制不近優刻  
素定閑劇有常宋元嘉以前茲役恒滿大明以  
後樂補稍絕或緣寇難頻起軍蔭易多民庶從  
利投坊者寡然國經未變朝紀恒存相揆而言  
隆替何速此急病之洪源睿景之切患以何科  
筭革斯弊邪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  
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眾巧之所始也元嘉中  
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  
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  
休明服道脩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  
承詔逮幽愚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

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姦姦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情法旣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已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温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文將位旣衆舉卹爲祿實潤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

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爲人役者今反  
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填街溢巷是處皆  
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  
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卧法令  
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  
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  
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  
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  
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盈  
矣爲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  
久上省玩之表納之乃別置板籍官置令吏限  
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  
雖正猶強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謫  
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詔曰夫  
簡貴賤辨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黃籍豈有假器  
濫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虛妄式允舊章然  
起前代過非近失旣徃之讐不足追咎自宋  
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

此後有犯嚴加翦治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  
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  
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  
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  
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  
於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  
惰而倦怠頃來耳目本聰明而聾聵轉積脚不  
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  
四十有二人通塞盡四天唯臣獨存朝露未光寧  
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飢寒不求  
富貴銅山由命臣以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  
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  
命於道消之晨効即於百揆之日臣忠之効也  
慶降於文明之初河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  
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  
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  
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  
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



厭屈於勲權長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  
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也豪露靡因伏  
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  
以下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  
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  
終之報遂矣上省玩之表許之玩之於人物好  
臧否宋末王儉舉貞外郎孔暹使虜玩之言論  
不相饒暹儉竝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  
朝廷無祖餞者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  
貞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阜茨  
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孔暹字世  
遠玩之同郡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  
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也  
儉爲宰相暹嘗謀議帷幙每及選用頗失鄉曲  
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暹猶陛下之有臣也  
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暹何憲爲王  
儉三公憲字子思廬江人也以強學見知母鎮  
北長史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憲爲本州別駕

永明十年使于虜中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祖徽正貞郎父超九  
真太守休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湘東  
國常侍好學諳憶不爲帝所知襲祖封南鄉侯  
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  
尚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隨弟欽爲羅縣太始  
初諸州反休筮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數年  
還投吳喜爲輔師府錄事參軍喜稱其才進之  
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

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後  
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痿不  
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宮生子之後  
閉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順帝桂陽王休範子  
也蒼梧王亦非帝子陳太妃先爲李道兒妾故  
蒼梧微行嘗自稱爲李郎焉帝憎婦人妬尚書  
右丞羅彥遠以善棊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  
爲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  
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

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  
賣掃帚阜莢以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貞外郎  
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除尚書  
中兵郎給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城正撫軍參  
軍出爲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言治體而在郡  
無異績還爲正貞郎邵陵王南中郎錄事建威  
將軍新蔡太守隨轉左軍府加鎮蠻護軍將軍  
太守如故遷諮議司馬進寧朔將軍鎮蠻護軍  
太守如故徙尋陽太守將軍司馬如故後遷長  
史沈攸之難世祖挾晉熙邵陵二王軍府鎮益  
城休承奉軍費事寧仍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除  
黃門郎寧朔將軍前軍長史齊臺散騎常侍建  
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休啓曰臣自塵榮南憲  
星晷交春謬聞弱奏効無空月豈唯不能使蕃  
邦斂手豪右屏氣乃遣聽已暴之辜替網觸羅  
之鳥而猶以此理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  
覆背騰其喉脣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勢難  
久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世載祀六

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  
於臣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裁  
爲本而忽憚世誚卿便應辭之如事可獲何情  
晚節邪宋末上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  
僧虔對共監試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  
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  
至今此體大行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加冠軍將  
軍卒年五十四

沈冲字景綽吳興武丘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

懷文廣陵太守冲解褐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  
宋大明中懷文有文名冲亦涉獵文義轉西陽  
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秀才還爲撫軍正佐兼  
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  
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帝曰沈懷文  
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  
元景爲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泰始初以母  
老家貧啓明帝得爲永興令遷巴陵王主簿除  
尚書殿中郎元徽中出爲晉安王安西記室參

軍還爲司徒主簿山陰令轉司徒錄事參軍世祖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都使沖行府州事遷領軍長史建元初轉驃騎諮議參軍領錄事未及到任轉黃門郎仍遷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爲郢州以沖爲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府州事隨府轉爲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府事將軍如故永明四年徵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罽鼓兄弟淡淵竝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淵永明中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績父在儻白憶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爲人所焚藝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世祖方欲任沖沖西下至南州而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喪還詔曰沖喪柩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

潤悼車駕出臨沖喪詔曰沖貞詳閑理志局淹  
正誠著蕃朝績彰出守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  
贈太常謚曰恭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  
絜司空參軍杲之少而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  
朝請巴陵王征西參軍郢州舉秀才除晉熙王  
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虜府功曹尚書駕部郎  
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藜生韭雜菜或戲之  
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仍爲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負外散騎常侍正  
貞郎遷中書郎領荆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  
常侍領中正如故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  
儉府爲入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  
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  
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遷黃門郎兼御史中  
丞尋即正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  
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  
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

帝意未用也。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果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尋又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臨終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卧。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徼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脩天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暫借餘祿，傾宗殞元，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章詔，不許果之。歷在上府，以文學見遇。上造崇虛館，使爲碑文。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謚曰貞子。時會稽孔廣字淹源，亦美姿制，歷州治中卒。

王湛字仲和，東海郟人也。祖萬慶，貞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湛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州國府主皆宋明帝也。除義陽王征北行參軍，又除度明帝衛軍府。湛有學義，累爲帝

蕃佐及即位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見親遇常在左右。謚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尋除尚書殿中郎徙記室參軍正貲郎薛令如故遷兼中書郎。晉平王驃騎板諮議出爲湘東太守秩中二千石未拜坐公事免復爲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軍中書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正謚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出爲臨川內史遷爲尚書左丞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揔明觀也。遷黃門轉正貲常侍輔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冠軍將軍轉給事中廷尉卿未拜。建元中武陵王暉爲會稽以謚爲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如故。永明初遷豫章王太尉司馬將軍如故。世祖與謚相遇於宋明之世欲委任爲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五年除黃門郎領驍騎將軍遷太



子中庶子。驍騎如故。諶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如故。西陽王子明在南兖州。長史沈憲去職。上復徙諶爲征虜長史。行南兖府州事。將軍如故。諶少貧。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志。達九年卒。年六十九。

史臣曰。鷄居穀飲。栽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愛字之義。深納皇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而上不卹。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名薄閥。忍賊肌膚。生濫死。乖趨避繩網。積虛累謬。已數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爲國之道。良宜矯革。若令優役輕條。則斯詐自弭。明糾羣吏。則茲僞不行。空閱舊文。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斷民之難。豈直遠在周世。

贊曰。玩之止足。爲論未光。劉休善筮安卧南湘。冲獲時譽。果信瑾璋。謹惟舊序。並用與王。

卷之二十四之二

林名

列傳第十六

南齊書三十五

臣蕭子顯撰

高祖十二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謝  
 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大妃生武  
 陵昭王暉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暕陸脩儀生鄱  
 陽王鏘晉熙王鈇袁脩容生桂陽王鐸何太妃  
 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  
 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

萬曆十七年

南齊書列傳十六

張翊二百九十

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元王後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大祖第三子也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遷撫軍行參軍南陽王文學沈攸之事難太祖時領南徐州以映爲寧朔將軍鎮京口事寧除中軍諮議從事中郎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三郡太守並不拜仍爲假節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行兗州刺史將軍知故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前軍將軍仍復爲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假節都督復爲監軍督五州如故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昇暉高鏘鏘並爲開國縣公各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太祖踐阼以映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封臨川王食邑例二千戶又領湘州刺史豫章王疑旣留鎮陝西映亦不行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國家初創映以年少臨神州吏治聰敏府州

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出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巴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國憂解散騎常侍進號征西永興元年入爲侍中驃騎將軍二年給油絡車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三十二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齊歷東陽吳興二郡太守秘書監領後軍將軍永元初爲侍中遷左民尚書坐從妹祖日不拜爲有司所奏事留中子齊遂不復拜梁王定京邑猶服侍中服入梁爲輔國將軍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解褐員外郎太子洗馬歷琅邪晉陵二郡太守黃門侍郎好音樂解絲竹雜藝染初坐閨門淫穢及殺人爲有司所奏請議禁錮子齊謀反兄弟並伏誅長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

爲太祖所愛宋世解褐祕書郎邵陵王爽不拜  
昇明二年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  
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燠赫  
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爲持  
節監豫司二州之西陽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  
刺史太祖踐祚晃欲親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  
執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尋遷使持節都督南  
徐兗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爲  
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闕殿後光御馬  
軍上聞之又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以國憂  
解侍中加中軍將軍太祖臨崩以晃屬世祖處  
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上遷南徐州  
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以晃爲使持節都  
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  
入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  
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  
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世祖禁諸王畜  
私仗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於御前稽

首流涕曰是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見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漸時誠世祖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故世祖終無異意然是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世祖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尋加冕鎮軍將軍轉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又爲侍中護軍將軍鎮軍如故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如故給油絡車鼓吹一部八年薨年三十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即本號贈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嘗幸鍾山是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槲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是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是於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常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華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太祖在淮陰以罪誅故每見愛初除冠軍將軍轉征虜將軍華剛穎雋出工奕碁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

畢年四歲思慕不異成大

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  
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  
元三年出爲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  
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上遣儒士劉  
瓛往郡爲畢講五經世祖即位進號左將軍入  
爲中書令將軍如故轉散騎常侍太常卿又爲  
中書令遷祠部尚書常侍並如故畢無寵於世  
祖未嘗處方嶽數以語言忤旨世祖幸豫章王  
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畢嶷曰風景殊美今日  
甚憶武陵上乃呼之畢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  
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  
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上  
勅畢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又於  
御席上舉酒勸畢畢曰陛下嘗不以此處許臣  
上回面不答久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上  
以畢方出外鎮求畢宅給諸皇子畢曰先帝賜  
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  
不以宅易州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畢得

失於是徵還爲左民尚書俄轉前將軍太常卿  
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  
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  
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  
不隨例者不得復爲通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  
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  
薦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  
儉詣畢畢留儉設食拌中菘菜鮑魚而已又名  
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尋爲丹陽尹常侍

將軍如故始不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  
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一人世祖臨崩遺詔  
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一部大行在  
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立衆論喧疑畢  
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  
鬱林旣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年二十八薨賜  
東園祕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劍二  
十人

安成恭王高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



除冠軍將軍鎮石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晉熙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明年爲左衛將軍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中書令五年遷祠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南徐州刺史九年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高性清和多疾其夏薨年二十四贈撫軍將軍常侍如故鄱陽王鏘字宣韶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世祖即位以鏘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四年爲左衛將軍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進號撫軍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置佐史常侍如故先是二年省江州府至是乃復十一年爲領軍常侍如故鏘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

遊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焜其年給油  
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俄遷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  
容得物情爲鬱林王所依信鬱林心疑高宗諸  
王問訖獨留鏘謂之曰公聞諱於法身何如鏘  
曰臣諱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  
少朝廷之幹唯諱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  
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諱公旣不同  
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  
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驃騎如故高宗鎮東府  
權勢稍異鏘每往高宗常屣履至車迎鏘語及  
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  
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  
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  
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  
不同東城人政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  
以上臺兵力旣悉度東府且慮事難捷意甚猶  
豫馬隊主劉臣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

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  
日暮不成行數日高宗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  
謝粲等皆見殺鏘時年二十六凡諸王被害皆  
以夜遣兵圍宅或斧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  
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  
爲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歷代鎮府鑠出蕃始省  
軍府四年加散騎常侍六年遷中書令度支尚  
書七年轉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  
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十年遷太常常

賜尋遷左衛將軍不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甚上遣騎問疾相繼爲之詔止樂薨年二十一遣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如故

江夏王鋒字宣穎太祖第十二子永明五年爲輔國將軍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轉散騎常侍七年遷左衛將軍仍轉侍中領石頭戍事九年出爲徐州刺史鬱林即位加散騎常侍隆昌元年入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鋒好琴

書有武力高宗殺諸王鋒遺書誚責左右不為通高宗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於是敢近者遂逼害之時年二十

南平王銳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為散騎常侍尋領驍騎將軍明年為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上嘉之十年出為持節都督相州諸軍事南中郎將相州刺史以此賞銳

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延興元年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閣周伯玉勸銳拒叔業而府州力弱不敢動銳見害年十九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嚴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遊擊將軍永明十年遷左民尚書十一年為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盜發晉大司馬桓溫女冢得金蠶銀繭及珪璧等物鏗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織毫

不犯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延興元年見害  
年十八

晉熙王錄字宣攸太祖第十八子也永明十二  
年除驍騎將軍隆昌元年出爲持節督郢司二  
州軍事冠軍將軍鄴州刺史延興元年進號征  
虜將軍尋見害年十六

河東王鉉字宣胤太祖第十九子也隆昌元年  
爲驍騎將軍出爲徐州刺史遷中書令高宗誅  
諸王以鉉年少才弱故不加害建武元年轉爲

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兵建武之世高武子孫  
憂危鉉每朝見常鞠躬俯偻不敢平行直視尋  
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  
鉉爲名免鉉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  
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鉉時年十九二子在  
孩抱亦見殺太祖諸王鉉獨無後衆竊寃之乃  
使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臨川王子晉竟陵王  
昭胄太尉陳顯達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  
季尚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論鉉帝答不許再奏

乃從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存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曹罔論之當矣分珪命社實寄宗城就國之典既隨世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筭意在無遺豈不以羣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誥同起布衣故韜末命於近親寄重權於踈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勢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不慮機能運衡權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信之矣

贊曰高十一王始建封植獻昭機警威江才力恭簡恬和鄱桂清識四王少盛同規謹敕

南齊列傳十六

癸丑二月二十五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十七

古中齊書三十六

臣蕭子顯撰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版淑儀卒超宗作誄奏

萬曆十七年刊

西齊列傳十六

三百八十字



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轉  
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爲建安王司徒參  
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  
考格五問竝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  
與第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  
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  
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  
患以恒文弗竒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  
與其俱竒必使一亦宜採詔從宰議遷司徒主  
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爲司徒記室正員郎  
兼尚書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康左遷通  
直常侍太祖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  
翰衛將軍袁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迫悟  
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旣誅太祖以  
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  
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  
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旣坐飲酒數甌辭氣橫  
出太祖對之甚歡板爲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黃

門郎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  
朏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嘏之摠明學  
士劉融何法罔何曇秀十人竝作超宗辭獨見  
用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  
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盧勳來二十年矣佛出  
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  
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為司驢為省司所奏  
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  
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蹶下車

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  
謂稍布朝野世祖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  
北諮議參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兒  
女為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  
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  
欲何計安民具啓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  
丞表表奏曰風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根性  
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踈黜  
便詆賤卒然而背毀疑間台賢每窮

高曆十七年刊  
三百三十五卷

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  
不敬不諱罕與爲二輒攝白從王永先到臺辨  
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  
事列對永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  
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  
自敬兒死後惋歎忿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  
張敬兒不應死安民道教兒書疏墨迹炳然卿  
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不悉盍  
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  
已彰宜附常准超宗少無士行長習民慝狂狡  
之跡聯代所疾迷傲之豐累朝兼觸刻容掃轍  
久埋世表屬聖明廣愛忍禍宣慈捨之憲外許  
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處恩彌  
戾遂連扇非端空生怨懟恣囂毒於京輔之門  
揚凶悖於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國章何寄此而  
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  
記室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  
入簡奏臣輒奉白簡以聞世祖雖可其奏以彖

言辭依違大怒使左丞王遠之奏曰臣聞行父  
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  
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  
者也今日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儼啓彈征  
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  
悖議爽真囂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  
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  
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寔彖之由尋超宗植性  
險戾稟行凶詖狃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  
圖反噬罰未塞讐而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附  
姦邪疑間勲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  
有心成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  
品第不簡而豐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  
讐況超宗罪愈四凶過窮南竹雖下輒收而文  
止黃案沈浮并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綱將  
替豕才識踈淺質幹無聞憑戚昇榮因慈荷任  
不能克已厲情少酬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惠

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參議請以見事  
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  
止視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有  
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  
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啓可奉行侃奏彈之始  
臣等竝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踈  
謬之讐伏追震悚詔曰超宗豐同大逆罪不容  
誅豕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  
免官如案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  
首詔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棕曰  
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  
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  
上疑其虛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  
先於獄自盡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祖式之吳郡太守父  
敬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  
行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大祖太尉東閣祭酒  
驃騎主簿建元中爲冠軍征虜功曹爲府主武

陵王畢所遇除正負外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  
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  
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  
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妻劉安得免寒  
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  
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  
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  
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  
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僕射  
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  
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  
首以寄其懷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  
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  
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  
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鼗懷音待揚桴以振響  
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揚  
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饑在歲  
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

以偶時爲劬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假  
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  
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蓋聞理定  
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  
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蓋  
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  
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  
忠臣赴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存則輸故包  
膏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歎投身不主廟堂之  
筭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  
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  
蓋聞良寶遇拙則竒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  
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  
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  
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  
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蓋聞數之所  
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歎流  
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蓋

南齊書卷之七  
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  
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蓋聞  
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  
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  
無上智之聲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  
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  
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  
開矇叟之目有以祥連珠啓上者上令御史中

丞任遐奏曰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從請謁絕於  
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  
無避縱言自若厥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  
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屢反存沒相捐遂  
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攝祥門  
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闌逸道說  
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可稱紙墨  
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啓求迎喪還至  
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



還後未至鵲頭其夜遭劫內人並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弃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噦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俊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誼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漫彌不可長卿不見謝

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警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獄鞠祥辭祥對曰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悴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竝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寓榮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必參末例朝半問訊時奉天暉囚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

敢生譏議囚歷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  
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竝被  
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  
賜參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囚不  
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眚議自餘令  
王未被祇拜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書  
令有疑則啓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  
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囚自斷才  
短密以諮儉儉爲之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

何敢爲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  
向六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髮髯空見羅謗  
囚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強進一升便已迷醉其  
餘事事自由乃徙廣州祥至廣州不得意終日  
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祥從祖兄彪祥曾祖  
穆之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將  
永明元年坐廟墓不脩削爵後爲羽林監九年  
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葬  
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材

以泥洹輦送葬劉墓為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  
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  
既徇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  
所以貴身翻成害已故通人立訓為之而不恃  
也

贊曰超宗蘊文粗構餘芬劉祥慕異言亦不羣  
違朝失典流放南濱

列傳第十七

南齊書三十六

列傳第十八

南齊書三十七

到攜

臣蕭子顯撰

劉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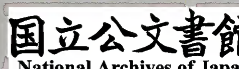
虞棕

胡諧之

到攜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驃騎將  
軍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攜襲爵建昌公起家  
為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

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擢功臣後擢為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擢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庖廚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擢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擢罪付廷尉將殺之擢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

賁擢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帝除擢為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徙劉韞輔國土景文鎮南參軍竝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陽王征南參軍轉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賁表讓封還擢朝議許之遷司徒左西屬又不拜居家累年弟遁元徽中為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



而遁死問至擣遑懼詣太祖謝即板爲世祖中  
軍諮議參軍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永嘉  
太守爲黃門郎解職世祖即位遷太子中庶子  
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  
上數遊會擣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擣得  
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眄良厚  
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轉御史  
中丞車駕幸丹陽都宴飲擣恃舊酒後狎侮同  
列言笑過度爲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三年復

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  
郡擣問訊不修民敬爲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  
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  
史遷五兵尚書出爲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  
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八弟賁初  
爲衛尉主簿奉車都尉昇明初爲中書郎太祖  
驃騎諮議建元中爲征虜司馬卒賁弟坦解褐  
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爲太祖驃騎參軍歷豫  
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豫

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軍出爲晉  
安內史還又爲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

劉俊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  
元王分爲三里以別宋氏帝族祖穎之汝南新  
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劉延孫爲南徐州初辟  
俊從事隨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  
馬都尉轉宗憲寧蠻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兵  
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橫塘死虎累  
戰皆勝歷遷貞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參軍代世

祖爲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  
任復從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  
子轉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內  
爲明帝所親待由是與世祖款好遷通直散騎  
侍郎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江古堤久  
廢不緝俊脩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奔役奔  
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  
同爨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  
田儻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

僅出謁至是又出謁俊明帝崩永奔赴救帶郡  
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俊人人執手係以涕泣  
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除散騎侍郎桂陽難加  
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俊時疾  
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項復傷缺俊割  
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爲領  
軍素與勔善書譬俊曰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  
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縑纊徹  
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徃旨少

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摠衆軍出頓玄武  
湖俊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召見俊兄弟皆  
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  
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事  
未發霸業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  
國將軍世祖鎮益城上表西討求俊自代世祖  
旣不行俊除黃門郎行吳郡事尋轉晉熙王撫  
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爲持節督廣州  
廣州刺史將軍如故襲爵鄱陽縣侯世祖自尋

陽還遇俊於舟渚間歡宴敘舊行十餘日乃下  
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脩父友之  
敬太祖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  
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劭殞  
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  
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廢太祖集議中  
華門見俊謂之曰君昨直耶俊答曰僕昨乃正  
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  
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  
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進  
不遠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答遷  
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世祖在東宮每幸  
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祖即位改領前  
軍將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帶南兗  
州以俊爲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持節  
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俊父劭  
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祀  
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劭碑拜泣涕初義陽



人夏伯宜殺剛陵戍主叛渡淮以爲義陽太守悛設計購誘之虜州刺史謝景殺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悛於州治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銅甑函山銅罍樽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悛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

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兗州緣淮諸軍事徙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爲內史隨府轉安西悛治事嚴辦以是會旨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頴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

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閭比歲被水潦而  
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  
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  
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  
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  
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  
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錢  
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  
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化貝之宜以為宜開

置泉府方收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  
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  
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劾作翦鑿不鑄大錢  
也摩澤緇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  
民弗售緇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  
盜鑄者復賤買新錢緇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  
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  
布於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  
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

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爲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俊旣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

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  
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  
加誅戮高宗啓救之見原禁久終身雖見廢黜  
而賓客日至俊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事遂啓  
別居終身不復見之海陵王即位以白衣除兼  
左民尚書尋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  
官駙馬都尉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俊以本  
官假節出鎮淝湖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虜寇  
既盛俊又以本官出屯新亭俊歷朝皆見恩遇

太祖爲鄱陽王將納俊妹爲妃高宗又爲晉安  
王寶義納俊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  
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  
拜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  
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贈太常常  
侍都尉如故謚曰敬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民尚  
書父秀之黃門郎棕少而謹敕有至性秀之於  
都亡棕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

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負  
郎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初世祖始從官家  
尚貧薄悰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上  
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爲中軍引悰爲諮  
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謚持手書謂悰曰今因江  
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  
中庶子遷後軍長史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  
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爲豫章內史將軍如故  
悰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  
味無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  
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將軍如故悰善爲  
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  
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黃頰雁何  
曾食疏所載也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  
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  
宣陽門外行馬內驅打人爲有司所奏見原  
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  
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拜遷祠部尚書世祖

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糲**悰**獻糲及雜肴數十  
舉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  
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  
而已出爲冠軍將軍車騎長史轉度支尚書領  
步兵校尉**鬱林**立改領右軍將軍揚州大中正  
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  
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悰**竊歎曰王  
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興元年  
復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

王晏賫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  
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  
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  
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上表曰  
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  
越星紀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  
來條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  
難振復乞解所職盡療餘辰詔賜假百日轉給  
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永元元年卒時

萬曆十七年  
百承川傳一八  
三百卅  
明

年六十五，**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踈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從弟**表**，矢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表**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表**以不豫事得全。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初辟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常侍貞外郎撫軍行參軍，晉熙王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局見稱，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聲校尉，州別駕。

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陵王左軍諮議。世祖頓盆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為江州，復以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鎮襄陽，世祖以諧之心腹，出為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內侯。在鎮毗贊甚有心力。建元二年，還為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黃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年，轉守衛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給事中。三年，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五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中正如故。諧之風形瓌潤，善自居處，兼

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  
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諧之曰江州有幾侍中  
邪諧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  
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  
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兄謨之亡諧之  
上表曰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  
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謨之復早殞  
沒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  
同極陰何圖一旦奄見弃放吉凶分違不獲臨

奉乞解所職詔不許改衛尉中庶子如故八年  
上遣諧之率禁兵討巴東王子響於江陵兼長  
史行事臺軍爲子響所敗有司奏免官權行軍  
事如故復爲衛尉領中庶子本州中正諧之有  
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  
如其言虞悒以此稱服之十年轉度支尚書領  
衛尉明年卒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諡  
曰肅

史臣曰送錢羸兩言此無忘一笥之懷報以都



尉千金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為  
利也博矣況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

位理固然也

贊曰到藉豪華晚懷虛素虞生富厚侈不違度  
貴朝交胡乃蕃故頡頏亮采康衢騁步

癸丑三月二十六日見

林名士

